

江記釋、詩說參同契注、詩文集。

方東樹 方宗誠

方東樹，字植之，安徽桐城人。諸生。父績，博學，工文詞。著有經史劄記十二卷、屈子正音三卷、詩文鈔七卷。

東樹幼承家範，年十一，效范雲慎火樹詩，驚其長老。年二十餘，用功心性之學。又學古文於同里姚鼐。四十後，不欲以詩文名世。研極義理，於經史百家、浮屠、老子之說，罔不窮究，而最契朱子之言。嘗言立身爲學，固以修德立行內全天理爲極，而於人世事理，亦必講明通貫以待用。惟當知本末先後之次，不可以玩物喪志勞心，失其遠者大者耳。時海內競尚考證，號曰漢學。鼐嘗爲文辨之，東樹因著漢學商兌三卷。自序謂：「近世漢學闢宋儒，攻朱子，以言心、言性、言理爲厲禁。觀其所著書，不出訓詁、小學、名物、制度，棄本貴末，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，一切抹殺，名爲治經，實足亂經。」又曰：「經者，良苗也，漢儒者，農夫之勸畱畬者也，耕而耘之，以植其禾稼。宋儒者，穫而舂之，蒸而食之，以資其性命，養其軀體，益其精神也。非漢儒耕之，則宋儒不得食。宋儒不舂而食，則禾稼蔽，畝棄於無用，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。今之爲漢學者，則取其遺秉滯穗而復殖之，因以笑舂食者之非，日夜不息，曰：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。卒其所植，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飲，先生不得飽，弟子長飢，以此教人，導之爲愚，以此自力，固不獲益。其求在外，使人狂，使人昏，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本，其去經也遠。」

矣。同時陽湖陸繼輅、元和沈欽韓皆重其書。武進李兆洛言：「曩時讀書，甚不喜康成，於朱子亦時時腹誹。讀先生書，敬當力改其失。」其推服如此。

東樹又著辨道論，跋黃宗羲南雷文定，以破姚江、山陰之失。少有用世志，遊粵東，值大臣請禁洋煙，著匡民正俗對，陳所以禁之之道。英人肇釁，著病榻罪言，論所以禦之之策。時皆不用。客遊五十年，晚歲家居，益窮性道之旨，自言所學無時不有新益。咸豐元年，卒，年八十。古文簡潔，涵蓄不及肅，能自開大，以成一格。然桐城自東樹後，學者多務理學云。他著有書林揚鱗、一得拳膺錄、思適居鈴語、半字集、考槃集、山天衣聞考正、待定錄、進修譜、未能錄、大意尊聞、最後微言、老子章義、陰符經解、昭昧詹言、文集、詩集，共百餘卷。

方宗誠，字存之，東樹從弟。弱冠，師同里許鼎，又從東樹遊。清勤刻苦，讀書有一理之未通、一事之未踐、一過之未悟，如痼疾在身。論學宗程朱，謂：「象山立大，陽明良知，念臺慎獨，亦皆本於孔孟，特見其偏，不見其全，是以失之。然大倫大節，究無不同，要當各取所長。」咸豐三年，髮匪陷桐城，避居魯饒山中先世之享堂，堂前古柏半枯，宗誠日坐其下，讀書痛飲，名曰柏堂。每念致亂之由、撥亂之道、處亂之策，反覆推論，歸其本於忠孝廉恥，成俟命錄十卷。時亂氛日熾，宗誠獨授經山中，與同里朱道文、方潛、趙獻、張勳諸人過從講學，人比之魏禧易堂。八年，三河兵敗，乃挈家人山東，布政使吳廷棟招至署中，與共論學，推爲碩果。湘鄉曾國藩聞其名，致書速歸。至大梁，道阻，巡撫嚴樹森留司章奏，多所贊助。後返安慶，追隨戎幕中。曾國藩奏以知縣留補江蘇，復奏調直隸。同治十年，補棗強縣。